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普 利 特 斯 利 傳

裴 各 克 著

李 定 華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普利特利傳

裴各克著
李定華譯

自然科學小學叢書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傳利特斯利普
Joseph Priestley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 E 六一四

徐

原著者 D. H. Peaco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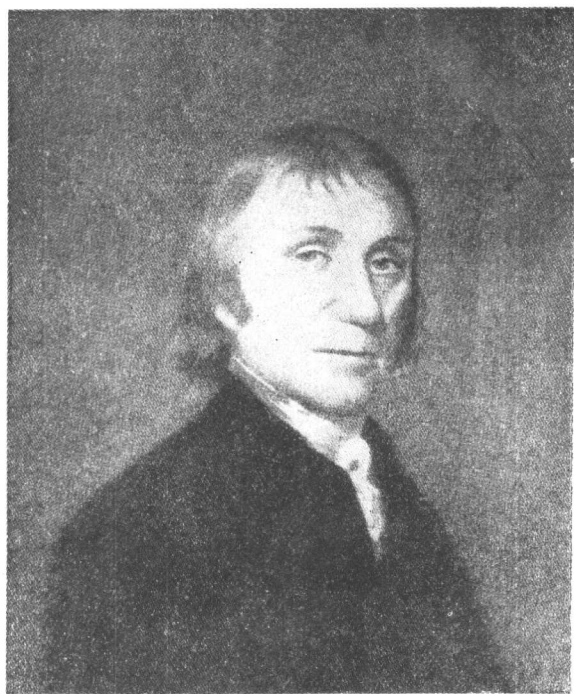
譯述者 李定華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沈鴻俊)



普利斯特利之肖像

目錄

第一章	家系——家庭生活——幼年教育……………	一
第二章	尼德汗·馬克特——蘭特威池——瓦靈吞……………	一一
第三章	里茲——卡爾恩……………	二七
第四章	白明罕姆與空體實驗……………	三九
第五章	『白明罕姆暴動』——移植出國——死亡……………	六六

普利斯特利傳

第一章 家系——家庭生活——幼年教育

約瑟·普利斯特利 (Joseph Priestley) 在十八世紀的名流中要算是一個最使人感覺興趣的人物。在他那個時代說起來，他最出名的也許是因為他在政治宗教上是一個膽大無畏的雄辯家；他自己雖然從事基督教和神學的研究，當做終身的事業，可是他今日的成名，主因却賴他科學上的探討。

約瑟·普利斯特利生於必斯泰爾 (Birstall) 教區內的一個小村莊上，名叫費爾海德 (Fieldhead) 這個教區就在里茲 (Leeds) 西南大約六哩的地方；現在費爾海德這一帶的地方緊接的點綴了許多工業市鎮，把一個約克郡 (Yorkshire) 的西賴丁 (West Riding) 弄成了非常富

饒並且還非常出名，可惜那裏的一切污穢和黑暗也同樣的受了牠的影響。里茲，海里發克斯（Halifax），偉克非爾德（Wakefield），哈德斯非爾德（Huddersfield）和布拉德福（Bradford）都靠近必斯泰爾沒有多遠。然而這一帶的地方在普利斯特利的那個時代定然是一個佳美的區域；那裏是一個徐緩的起伏區，因為離開中徧尼內英山脈（Central Pennine Chain）間斷的澤地有相當的遠，所以一點沒有兇猛的習氣，這種習氣影響布琅的族（Brontë family）的生活和性情最是深刻，可是因為多山的緣故，自然而然的還是養成了一種平原區域內的居民所不具有的剛強性。普利斯特利生於一七三三年三月十三日，是郁納斯·普利斯特利（Jonas Priestley）和曼麗·普利斯特利（Mary Priestley）的長子，繼承他祖父約瑟·普利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或是他外祖父約瑟·斯衛夫特（Joseph Swift）的名字，他的祖父是一個織造羊毛衫的工人，他的外祖父則為夏夫登（Shalfon）的一個農夫也是一個製造麥芽的人，夏夫登是在偉克非爾德東南大約六哩的一個小鄉村。他的父親郁納斯·普利斯特利也是織造和整理羊毛衫的；根據那個時代的習慣，這種職業當然是在家裏操作，在普氏的家鄉一帶，我們今日仍然可

以看到許多的古屋裏開着很多的小窗，爲通光線到織機上所必需的。普利斯特利的家族是一個性情剛強，世代長壽，加之氣質和平的世族，這些都是他們歷代健全的祖先所傳下來的。普利斯特利的母親死於一七四〇年，那時候纔養了她的幼子沒有多久。她一起有四個兒子兩個女兒，這樣許多小孩，並且年紀又很小，因爲難於照顧，所以普利斯特利和他的弟弟梯姆賽（Timothy）從小就寄托了他外祖父約瑟·斯衛夫特撫養，他們一直就跟着外祖父，直到他們的母親過世爲止，幾乎沒有離開過一天。關於他的母親，普利斯特利說道：『我所能憶及我母親的不過是隱約的一點。但是我還記得幼年在家裏的時候，她很細心的教我『祈禱會的教義問答』（Assembly's Catechism）並且還把我很多的好教訓。特別有一次，我正是拿着一只別針在玩的時候，她忽然問我是從那裏取來的，我告訴她是在舅父那裏尋到的，他就住在我父親的附近，我曾經在那裏和表兄弟們一道玩，她聽了之後，馬上叫我原復歸還——無疑地而不得不然地印入了我的腦海裏一種明白的觀念，那就是財產的區分以及劃清財產的界限是怎樣的重要。』至於他的家庭生活，普利斯特利告訴我們：『我的母親是一個值得敬佩的基督信徒，我的父親也是同樣地具有一種極

強的宗教信仰，他每天早晚都和他的家庭祈禱，並且還細心的教他的兒女和僕人「祈禱會的教義問答」這就是他懂得一點的所有學識，在他晚年的生活當中，他很喜歡懷特非爾德先生（Mr. Whitfield）的著作，以及諸如此類的作品，受了卡文爾教義（Calvinism）的薰染，採取了這種的主義；不過他對於推想一事并不十分的注重，而且對於一般和他的主義不同的人也不懷一點固執的厭惡。」

一七四二年普利斯特利送到了他的姑母那裏和她一起住，並且被他的姑母正式收做了養子，他這位姑母名叫沙拉（Sarah），是開萊先生（Mr. Keighley）的夫人，開萊先生是「一位熱心宗教和公益出了名的人。」他這位姑丈過世不久之後，遺下了一筆很大的財產給他的姑母。普利斯特利就被「這樣一個高貴而虔信神明，一點不明白財產還有什麼別的大用處，也不懂得什麼才能不才能，就只曉得行善的婦人」照顧着，好像是他的親母一樣，直到她一七六四年去世時為止。他起先送在一位牧師海克先生（Mr. Hague）所辦的學校裏念書。海克先生教授了他的拉丁文和希臘文。假期中，他又另外從一位牧師開克拜先生（Mr. Kirkby）攻讀希伯來語（Hebrew）。

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子能夠這樣自動的在假期中攻讀，不可謂不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自從海克先生離了他以前進的那個學校以後，普利斯特利就改在上述開克拜先生所辦的一所學校裏肄業，他在這裏一直讀到了這個學校關閉爲止。如是他差不多長到十六歲了，這時候已經具有『很豐富的語言學的學識』。當他在學校裏面的時候，他一面還函授學習安賴特博士(Dr. Annot)所創的速記法，並且還提出了幾點改良的地方供給原著者。這種函授，他很快的由速記法進修到了『自由志願』和『基督教』兩科目，這兩個科目都是普利斯特利最感興趣的，不過序文中作者對於不關神學的研究所作的討論常常總是不相關連的，就好像查理斯王(King Charles)的頭腦寫在一個無才的作家的備忘錄中一樣。大約正是這個時候，他得了一種很厲害的病，緣因是他常常在一種過熱的狀態之下洗澡，以致『肺部潰瘍』(ulcer on the lungs)這種疏忽的行爲發生於這個年青的辯論家，初看起來似乎是異常的不近情理。這種疾病的後患異常嚴重，因此普利斯特利不得不放棄他參入牧師團的計劃，而開始用一種商業的眼光去學習現代語。在這個時期當中，他學了法語，意大利語和德語，可是並沒有先生教他，並且他居然替他的一位經商的叔

父處理法文和德文的來往函件。

講到最是要緊而正當發育的這兩年，普利斯特利的教育，無論是文學方面的或是宗教方面的，幾乎完全都是操之於他自己手裏；他毫無幫助的企圖解決許多神學問題，這些問題就是對於一個成年而經過訓練的智者也有所困難。他一點不浪費他的時間，在海克司登先生（Mr. Hageston）教導之下，他學了幾何、代數以及數學的其他部門；同時邏輯學和自然哲學他都一一加以研習。這位海克司登先生是當地的一位不從國教的牧師，麥克勞倫（MacLaurin）氏的高足。在這同一的時期中，他一面教授一位浸禮教牧師湯馬斯先生（Mr. Thomas）的希伯來語，一面自己又學習加爾底亞語（Chaldee）和敘利亞語（Syriac），並且還開始讀阿剌伯語（Arabic）。這時候，他對於戲劇和神怪小說非常嫌厭，因此在他踏進專門學校以前，除掉『魯濱遜飄流記』一書以外，關於這類的書籍，可以說是一本也沒有讀過。他說：『我還記得我的弟弟拿着一本關於俠客騎士的小說在讀，被我看見了，我憤怒之餘，竟從他手裏攫奪過來，把它摔了出去。』

他受着姑母那種宗教形式上森嚴戒律的拘束，對於這個時期他說道：『我不像一般身體很

好精神充足的人那樣討厭這種宗教的森嚴規律，這一點我並不是要把同樣的森嚴介紹於人，職是之故，從小我就習慣了一種嚴肅的生活。」

當他還是很小的時候，他就開始默錄教規，這樣不消好久，他所能記憶的已不難及於綱目之外，而用他自己的創作能力把它盡量的發揮。他這樣用自己的創作力來發揮，得到了一種很大的便利，他以後的著作就是靠這種便利寫成的。他從小拋在姑母家裏就和那些宗教反派的（unorthodox）——或如他所謂的——「邪教的」（“heretical”）牧師們爲伍。普利斯特利從這些人那裏吸收了許多反派的宗教信仰，因此拒絕參加他以前曾和姑母常常一同出席的教會爲會員。可是他曾經受過該會的恩惠，爲了感於恩義，他後來還是做了那個會裏的會員。普利斯特利和海里發克斯的郭萊汗先生（Mr. Graham）漸成莫逆，尤其是在他自己進了牧師團以後，交誼更深。郭萊汗先生就是以上所說的邪教的牧師當中的一個；他們常用拉丁文通訊，並且普利斯特利把他自己所著的『物質與精神的研究』（“*Desquisions on Matter and Spirit*”）一書獻給了他。在這個身體衰弱的時期當中，普利斯特利被宗教的疑惑和精神的痛苦騷擾不堪，這都是由

於神學和宗教之間的一種混亂而引起的。這時他已長到了十八歲，『具有一種宗教的虔信心，但是不含一點迷信。』——也許可以進一層說是沒有堅持性，他雖然是受着一個喀爾文教徒（Calvinist）的教訓，可是他始終是不信服的。

他叔父的會計室裏面有了一個位置給他，地址在里斯本（Lisbon），船票都已經買好了，可是這個時候，他因為身體已經轉佳，所以決心要效力牧師團，繼續他學術的研究。靠着刻克拜先生（Mr. Kirkby）的介紹，和他繼母的經濟擔負，他決定要去進一個專門學校，這所專門學校在達文特萊（Daventry），係陶德里吉博士（Dr. Doddridge）主辦的。那曉得陶氏在一七五一年就死了，因此這個計劃遂告失敗，如是一七五二年普利斯特利就在亞西華士先生（Mr. Ashworth）所辦的一個專門學校裏住了下來，算是進這個學校的第一個學生。因為他的教育已經達到了高深的境界，所以一年級的全部課程和二年級的大部份都被免了。

關於達文特萊那裏的教學情形，我們所聽到的傳說，壞的方面比較好的方面更多。普利斯特利告訴我們說：『這裏對於教授語言學，簡直是毫無準備。我們連拉丁作文和拉丁講演都沒有。我

們的文學課程也不完備，內中聖經或宗教史都付諸缺如。而多數一般的學生（亞力山大和我當然也不例外）和註釋的人對於宗教史這一科也都很蔑視。」

以上所說的亞力山大先生（Mr. Alexander）是普利斯特利的一個密友，他們同在一級，而且初進去的頭一年又同住在一間房子裏。他們同讀希臘語，不過普利斯特利對於數學和哲學比較多花了一點時間去研習。普利斯特利那個時代的學生對於神學正教的種種問題和異教的種種問題差不多分成了相等的兩派人數；教師阿西華士博士常常站在討論正教的那方面，而副教師克拉克先生（Mr. Clark）則相反。因為這兩位教師都很年青，所以這種講授常常被視為一種非正式討論的性質。

整個的說起來，在達文特萊所過的生活，與其說是重大的毋寧說是快樂的。普利斯特利雖然有好辯而且傾向於異教，可是他好像還是很服從規律，就如他所說：『雖然阿西華士的確是盡力的想使得我傾向於正教，無奈我的信仰無法變遷，不過在許多小事情方面我卻總是順從他，爲了這些小事情，很多的同學都對他起了一種惡感，所以我在全體學生當中總算是他寵愛的一個。』

普利斯特利對於他在達文特萊肄業的母校始終是很深刻的留戀着，儘管牠沒有什麼沿革或不顯赫。他晚年的時候，很偏袒的把古代的大學拿來和牠相比：『你們的大學好比是死水池塘，爲堤壩所閉鎖，而我們的卻似河流，隨其自然之勢，灌溉全國。』他在達文特萊整個的研究，自信得到了了一個結果，那就是使他適合了基督教的牧師團。他得助於克拿克先生的忠言，在那裏著成了『自然教與天啓教之創始』（“*Institutes of Natural and Revealed Religion*”）一書。因爲口吃的緣故，所以他有時很是意冷心灰，但是不消好久他就可以忘懷；他回憶聖·保羅（*St. Paul*）『背如芒刺』（*thorn in the flesh*）那樣的痛苦，並且還反省也許正是口吃的缺憾把他弄得不能多作辯論，因此纔使他在一種高超的修養上多用工夫，藉此安慰他自己。

第二章 尼德汗·馬克特——蘭特威池——瓦靈吞

達文特萊學校裏的學生常常想入非非，例如關於他們注定的前程究竟是怎樣的，而以此作爲他們的消遣。普利斯特利對於職位一層似乎不曾妄想過，他的教師提議要他去尼德汗·馬克特（Needham Market）應一個牧師的缺的時候，他欣然願意去幹。這個市鎮在薩符克（Suffolk），地方很小，靠近斯塔馬克特（Stowmarket）和伊布斯威池（Ipswich），民情風俗和普利斯特利一向所習慣的大不相同。一七五五年普利斯特利就在這裏擔任了米多先生（Mr. Meadow）的助手一職，他的目的是想等這位年邁的牧師過世後，繼任他的職務。

他所加入的教會大約有一百會員，規定的薪金每年是四十鎊，可是各方面扣除下來，結果三十鎊都難得到手，而普利斯特利發覺僅膳宿二項，所費已超過二十鎊之多。在這種情形之下，假如不是他從種種的宗教慈善會裏面得到了五鎊的臨時收入，那就光是餬口都使他不能。一般的青